

考證註釋

紫玉釵劇本

商務印書館發行



3 0614 2686 6

考證  
註釋

# 紫玉釵劇本

## 序

紫玉釵劇中情節，本唐蔣防霍小玉傳，卽世所傳李十郎負心事者也。其曲文樂譜，在閩劇中，均居最上乘。惟觀斯劇者，每苦不知其本事，且於曲中詞藻，亦多不甚了了；致未能如量欣賞，良足惋惜。茲不揣譾陋，詳考其本事，并註明其詞藻之來歷；坊本文字間有增驛脫誤處，亦僭爲改定。雖跡近好事，然於顧曲者度不無小補；他方人士見是書者，亦必有會心處也。

紫玉釵劇本序

二

其有不合，以俟博雅之是正。

十三，七，廿三，璧齋。

考證  
註釋

# 紫玉釵劇本目次

## 卷一 紫玉釵本事考證

一 紫玉釵故事之可信

二 李益生卒年

三 霍小玉生卒年及其家世

四 紫玉釵事蹟之年月

五 李益之妬疾

六 李益之詩

七 紫玉釵本事參考書目

八 附錄

(甲) 蔣防霍小玉傳

(乙) 舊唐書李益本傳

卷一 校訂紫玉釵劇本并註

一 引言

二 例言

三 紫玉釵劇本

四 紫玉釵劇本註

854.6  
501  
2  
註考  
釋證

# 紫玉釵劇本

## 卷之一 紫玉釵本事考證

(一) 紫玉釵故事之可信。

紫玉釵本事，見於唐蔣防所著霍小玉傳。錄後傳唐人此等文字，間爲憑空結撰。蔣防所紀，未必盡是實錄。但蔣氏，唐人，去益不遠；其言當有所據。雖其枝節，或不無藻繪點染，然大體當非虛構。

以作者所知，此事，他書未有佐證。宋剡川姚寬西溪叢話



云：（清張澍所輯李尚書詩集卷首引此誤作胡仔西溪叢話。

按胡仔乃著苕溪漁隱叢話者）『蔣防作霍小玉傳，書大曆中

李益事，有一豪士衣輕黃衫，挾朱筋彈。李至，此李尚書詩集引霍

遂死，乃三月牡丹時也。老杜有少年行二首，一云，

巢燕引他本或雛兒一作渾去盡；

江花結子已他本或無多。

黃衫年少宜來數；他本亦作來宜數

不見堂前東逝波。

攷錢注甫作詩時，大曆間；錢注甫此字無政錢注正在蜀。是時想有

好事者傳去，作此詩爾。『錢注』作『耳』按此詩僅『黃衫』二字，偶與蔣傳相同。姚氏遽以爲詠霍小玉事，殊牽強附會。且甫詩本二首，玩其詞意，不過言田家行樂，實與益事無涉。其第一首云。

莫笑田家老瓦盆！

自從盛酒長兒孫，

傾銀注玉驚人眼；

共醉終同臥竹根。

觀此益可知第二首非詠益事。宋蔡夢弼草堂詩箋中少年行二首箋云，『黃衫，想唐人貴遊之服也。』此亦非甫詩之意。至

清李因篤（康熙時人，杜詩集評引）謂『黃衫，或唐時游俠者所著』，似由蔣傳想像而來，與詩義不合。

然蔣傳雖無佐證，吾人亦無所據以斷其偽造；姑如上文所言，視爲大體不虛，可也。

## （二）李益生卒年

舊唐書及新唐書益本傳，俱不詳益之生年。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及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均謂益爲『大曆四年進士』，而蔣傳稱益『年二十以進士擢第』。合此二者觀之，則大曆四年，益年二十。由此上溯，則益當生於天寶九年（西紀

七五〇年。李尙書詩集載益從軍詩序首句云：『君虞字益長始八歲，燕戎亂華。』考舊唐書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十五年竊號燕國。至德二年，安慶緒殺祿山。假令益生於天寶九年，則至德二年，益適八歲；斯時燕亂未已。李尙書詩集，清張澍所輯。張澍，甘肅武威縣人，武威卽唐時姑臧。（晁公武讀書志云：『唐李益，君虞也，姑臧人』）爲益之故鄉。澍所輯當有所本。（唐詩紀事已載此序，惟只有序末數語。）三書所言益之年代，前後符合，宜若可信。然則益生於天寶九年，殆無可疑。

舊唐書益本傳稱益卒於太和初。新唐書同。但新唐書益本傳全略舊唐書太

和元年（西紀八二七年）去天寶九年計七十八年。就令益卒於太和元年，亦已享壽七十有八歲矣。

（二）霍小玉生卒年及其家世。

霍小玉傳云，小玉，『故霍王小女，……王甚愛之，』又云，『王之初薨，諸兄弟……分與資財，遣居於外，易姓爲鄭氏。』

今據傳中玉自言，『妾年始十八，君才二十有二。』益二十二歲，爲大曆六年（西紀七七一年）由此上推，玉當生於天寶十三年（西紀七五四年）。霍王薨時，玉至小亦當四五歲，不然，則「王甚愛之」一語，頗難索解。然則霍王之薨，當在肅宗乾

元年間。卽謂王薨於玉甫晬時，亦當在天寶十四年（西紀七五五年）。舊唐書霍王傳稱霍王元軌（高祖第十四子）以垂拱四年薨。是元軌死六十七年而玉始生，則玉非元軌之女可知。新舊唐書均稱神龍初仍封元軌諸孫暉爲嗣霍王。神龍只有元二兩年。神龍元年（西紀七〇五年）在天寶十四年前五十年。今若臆度暉生而王，則玉生時，暉五十歲；若暉二十歲而王，則玉生時，暉七十歲。據以上所述，則玉大抵爲暉之女。或竟爲繼暉而爲霍王者之女，亦未可知。

今姑定玉爲暉之女，則玉之世系如次：

李淵(唐高祖)

張美人

李元軌

(淵第十四子)

李緒(元軌長子)

(據舊唐書)

李志順

(據新唐書宗室世系表)

李暉

(新唐書緒孫暉)

淨持

李小玉

(即霍小玉)

然則小玉本李姓，實唐高祖之五世孫或六世孫，與益同姓。若據禮而論，則玉之嫁，益之娶，均未出於正。然玉已淪落，自不暇秉周禮，益『自矜風調，思得佳偶，』亦以爲禮非爲渠設矣。

(四)紫玉釵本事年月

紫玉釵本事，詳蔣傳。

全錄後文

據傳，益初遇小玉於長安（今

陝西長安縣）

與玉定情時，爲大曆六年冬。昵處二年，於大曆

八年四月言別。其爲黃衫豪士挾持而復覩玉也，爲大曆十年三月；玉之死亦於是時。是卽西紀七七五年，距今一千一百四十九年也。

霍小玉事蹟年月表

唐天寶十三年 小玉生

其後 其母淨持攜小玉出霍王府，僦居勝業坊，

易姓鄭氏。

大曆六年

玉十八歲。

六年冬

玉與李益於鄭宅西院定情，且盟約。

六年冬至八年四月

玉與益「日夜相從，」

「婉變相得。」

八年四月

李益別玉，往鄭縣。

九年

玉思益成疾。典紫玉釵，欲賂人使求

益。得延先公主繒錢十二萬。

十年三月

玉知益已歸長安，避不來；『日夜涕

泣，都忘寢食，益委頓。

三月某夕。玉夢黃衫丈夫抱生來至席，使玉脫鞋。」

次日黃衫豪士挾益入鄭宅。玉見益，責其負心；左手握益臂，長號而絕。

「將葬之夕。」益見玉總帷中，致感益猶有餘情之意。

### (五) 李益之妒疾

舊唐書益本傳云：益「少有癡病而多猜忌，防閑妻妾，過

爲苛酷；而有散灰扃戶之譚聞於時。故時謂妒癡爲李益疾。』  
新唐書亦沿其說。至蔣傳乃傳以果報之說，謂爲玉死爲崇。宋  
陳振孫書錄解題謂此殆『好事者因其有此疾，遂爲此說以  
實之也。』此論固不爲無見。然自近世心病學觀之，玉死實可  
爲益妒疾之因。益之妒癡，蓋爲畏疾（phobias）之一種，而起於  
『投射作用』（projection）。英人赫德論投射曰：『個人之過失，  
成爲意結（complex），而爲其人格全體之所憎惡。有過失，則  
心理之衝突不期而至。衝突維何？自咎，是已。雖然，其人每一『投  
射』此意結於他人之身而求免於衝突。蓋過失在人，則可以

竭力詆斥而不受自見己短之苦痛。於他人之同病，詆斥過當，斯可自掩其失。訶責旁人，較爲適意，取以代逆意之自怨，於計良得。』（譯 B. Hart: Psychology of Insanity, 1920, p. 119f. 大意。）由此言之，益善疑其妻妾之不貞，乃原於自知一己之負情薄倖。此中因果相尋之理，觀赫德之論，思過半矣。

（六）李益之詩

所引詩字句均從李尙書詩集

益詩最膾炙今人之口者，殆爲江南詞一作江南曲

嫁得瞿塘賈，

朝朝誤妾期；

紫玉釵劇本

早知潮有信，

嫁與弄潮兒。

此詩若爲玉死後之作，則益殆有悔心之萌乎。

其他涉於負情之作，尙有數篇。錄兩篇於下：

效古促促曲，爲河上思婦作。

促促何促促，

黃河九回曲。

嫁與棹船郎

空牀將影宿。

不道君心不如石，

那令「令」<sub>金唐詩</sub>「教」妾貌長如玉。

雜體一作  
雜曲

妾本蠶家女，

不識貴門儀。

藁砧持玉斧，

交結五陵兒；

十日或一見，

九日在路歧。

紫玉釵劇本

人生此夫婿，  
富貴欲何爲！  
楊柳徒可折，  
南山不可移；  
婦人貴結髮，  
寧有再嫁資。  
嫁女莫望高，  
女心願所宜。  
寧從賤相守，

不願貴相離  
藍葉鬱重重，  
藍花石榴色。  
少女歸少年，

光華全唐詩作華光自相得。

誰言配君子，  
以奉百年身！  
有義卽夫聲，  
無義還他人：

愛如寒爐火，  
棄如秋風扇；  
山嶽起面前，  
相看不相見。  
丈夫非小兒，  
何用彊相知？  
不見朝生菌，  
易成還易衰。  
征客欲臨路，

居人還出門  
北門河梁上，  
四野愁雲繁——  
豈不戀我家？  
夫壻多感恩；  
前程有日月，  
勲績在河源。  
少婦馬前立，  
請君聽一言。

紫玉釵劇本

『春至草亦生，  
誰能無別情！  
殷勤展心素，  
見新莫忘故。  
遙望孟門山，  
殷勤報君子。  
既爲隨陽雁，  
勿學西流水。  
嘗聞生別離，

悲莫悲於此  
同器不同榮，  
堂下卽千里。  
與君貧賤交，  
何異萍上水？  
託身天使然，  
『同生復同死。』

益從軍詩序自云：『其詩』率皆出於慷慨，意氣武毅獷厲。本其涼國，則世將之後，乃西州之遺民與？亦其坎壈當世發憤。

之所致也。』然集中不少『緣情綺靡』之作，殆感於玉事而然耶？

蔣傳所引益詩句，其全詩如下：

竹窗聞風，寄苗發，司空曙。

微風驚暮坐，

臨牖思悠哉！

開門復蔣傳作風動竹，

疑是故人來。蔣傳引此聯

時滴枝上露，

稍沾一作沿階上苔

何當一入幌，

爲拂綠琴埃！

舊唐書益本傳所云征人謠，早行篇，晁公武讀書志云：『今集有從軍詩五十首而無此詩。』是宋時此二詩已失傳。然宋計有功唐詩紀事李益條載其征人歌云：

胡風凍合鷺鶩泉，

牧馬千羣逐暖川；

塞外征行無盡日，

年年移帳雪中天。

惟計有功生晁公武後，而此詩或題爲暖川，殆非本傳之所謂  
征人謠也。

其餘本傳所引詩句，全首如下：

夜上受降城聞笛

回樂烽一作峯前沙似雪；

受降城外全唐詩作「下」一作「上」月如霜。舊唐書本傳引此聯

不知何處吹蘆管；

一夜征人盡望鄉。

獻劉濟

草綠古涼州，

全唐詩作「燕州」

鶯聲引獨遊。

雁歸天北畔，

春盡海西頭。

向日花偏落，

馳年水自流；

感恩如有地，

不上望京樓。

舊唐書本傳引此句

(七)紫玉釵本事參考書目

唐蔣防霍小玉傳 清陳蓮塘輯唐代叢書，右文堂刊本。

又清馬俊良刻龍威秘書本

又李尙書詩集(詳下)本

舊唐書李益傳，霍王傳

新唐書李益傳，霍王傳

全唐詩李益詩 清康熙欽定 光緒丁亥同文書局本

宋蔡夢弼草堂詩箋 光緒元年碧琳瑯館版

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光緒甲申長沙王氏刊

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 光緒九年江蘇書局刊本

宋尤袤全唐詩話

宋計有功唐詩紀事李益條。

宋姚寬西溪叢話 明商濬輯稗海第五十二冊 通行本

元辛文房唐才子傳

李尚書詩集 清張澍輯 二酉齋叢書 道光元年刻

杜詩集評 清劉濬劉潮同輯 嘉慶九年原刊本

(八)附錄

一 霍小玉傳(註)

唐蔣防撰

大歷中，隴西李生，名益，年二十，以進士擢第。其明年拔萃，俟試於天官。夏六月，至長安，舍於新昌里。生門族清華，少有才思。麗詞佳句，時謂無雙；先達丈人，翕然推伏。每自矜風調，思得佳偶；博求名妓，久而未諧。長安有媒十一娘者，故薛駙馬家青衣也；折券從良，十餘年矣。性便僻，巧言語。豪家戚里，無不經過。追風挾策，推爲渠帥。常受生誠託，厚賂，意頗德之。經數月，生方閒居舍之南亭，申未間，忽

聞扣門甚急云是鮑十一娘至。攝衣從之迎問曰：『鮑卿今日何故忽然而來？』鮑笑曰：『蘇姑子作好夢也。適有一仙人謫在下界，不邀財貨，但慕風流。如此色目，共郎君相當矣。』生聞之驚躍，神飛體輕，引鮑手，且拜且謝曰：『一生作奴，死亦不憚。』

因問其名居。鮑具說曰：『故霍王小女，字小玉。王甚愛之。母曰淨持。淨持卽王之寵婢也。王之初薨，諸弟兄以其出自賤庶，不甚收錄。因分與資財，遣居於外，易姓爲鄭氏。人亦不知其王女。姿質穠豔，一生未見。高情逸態，事事

過人。音樂詩書，無不通解。昨遣某求一好兒郎，格調相稱者；某具說十郎。他亦知有李十郎名字，非常歡愜。住在勝業坊古寺曲甫上車門宅，是也。已與他作期約，明日午時，但至曲頭覓桂子，卽得矣。』

鮑旣去，生便備行計，遂令家童秋鴻於從兄京兆參軍尙公處，假青驪駒黃金勒。其夕，生澣衣沐浴，修飾容儀，喜躍交并，通夕不寐；遲明巾幘，攬鏡自照，懼不諧也。徘徊之間，至於亭午。遂命駕疾驅，直抵勝業。至約之所，果見青衣鵲候，迎問曰：『莫是李十郎否？』卽下馬，令牽入屋底，

急急鎖門。見鮑果從內出來，遙笑曰：『何等兒郎造次入此？』生調誚未畢，引入中門。庭間有四櫻桃樹，西北懸一鸚鵡籠。見生入來，鳥語曰：『有人入來！急下簾者！』生本性雅淡，心猶疑懼；忽見鳥語，愕然不敢進。逡巡，鮑引淨持下階相迎，延入對坐。年可四十餘，綽約多姿，談笑甚媚。因謂生曰：『素聞十郎才調風流，今見容儀雅秀，名下固無虛士。某有一女子，雖拙教訓，顏色不至醜陋，得配君子，頗爲相宜。頻見十一娘說意旨，今亦便令永奉箕箒。』生謝曰：『鄙拙庸意，顧盼倘垂採錄，生死爲榮。』

遂命酒饌。卽令小玉自堂中閣子中而出。生卽拜迎，但覺一室之中，若瓊林玉樹互相照曜，轉盼精彩射人。旣而遂坐母側。母謂曰：『汝嘗愛念「開簾風動竹，疑是故人來」卽此十郎詩也。爾終日凝想，何如一見？』玉乃低鬟微笑，細語曰：『見面不如聞名；才子豈能無貌？』生遽起連拜曰：『小娘子愛才，鄙夫重貌，兩好相映，才貌相兼。』母女相顧而笑。遂舉酒數巡。生起請玉唱歌。初不肯；母固彊之。發聲清亮，曲度精奇。酒闌及暝，鮑引生就西院憩息。閑庭邃宇，簾幕甚華。鮑令侍兒桂子浣紗與生脫靴解帶。

須臾玉至言敘溫和辭氣婉媚解羅衣之際態有餘妍低  
幃暱枕極甚歡愛生自以爲巫山洛浦不過也。

中宵之夜玉忽流涕顧生曰『妾本倡家自知非匹。  
今以色愛託其仁賢但慮一旦色衰恩移情替使女蘿無  
託秋扇見捐極歡之際不覺悲至』生聞之不勝感歎乃  
引臂替枕徐謂玉曰『平生志願今日獲從粉骨碎身誓  
不相捨夫人何發此言請以素縑著之盟約』玉因收淚  
命侍兒櫻桃褰幄執燭授生筆硯玉管絃之暇雅好詩書  
筐箱筆硯皆王家之舊物遂取綉囊出越姬烏絲欄素段

三尺以授生。生素多才思，援筆成章，引諭山河，指誠日月，句句懇切，聞之動人。誓畢，命藏於寶篋之內。自爾婉變相得，若翡翠之在雲路也。如此二歲，日夜相從。

其後年春，生以書判拔萃登科，授鄭縣主簿。至四月，將之官，便拜慶於東洛。長安親戚多就筵餞。時春物尙餘，夏景初麗，酒闌賓散，離思縈懷。玉謂生曰：『以君才地名聲，人多景慕，願結婚媾，固亦衆矣。況堂有嚴親，室無冢婦。君之此去，必就佳姻。盟約之言，徒虛語耳。然妾有短願，輒欲指陳，永委君心——復能聽否？』生驚怪曰：『有何罪過，

忽發此辭。試說所言，必當敬奉。』玉曰：『妾年始十八，君才二十有二。逮君壯室之秋，猶有八歲。一生歡愛，願畢此期。然後妙選高門，以求秦晉，亦未爲晚。妾便舍棄人事，剪髮披緇，夙昔之願，於此足矣。』生且媿且感，不覺涕流。因謂玉曰：『皎日之誓，死生以之。與卿偕老，猶有未愜素志，豈敢輒有二三。固請不疑；但端居相待。至八月，必當却到華州，尋使奉迎。相見非遠。』

更數日，生遂訣別東去。到任旬日，求假往東都覲親。至家旬日，太夫人已與商量表妹盧氏，言約已定。太夫人

素嚴毅；生逡巡不敢辭讓，遂就禮謝，便有近期。盧亦甲族也；嫁女於他門，聘財必以百萬爲約；不滿此數，義在不行。生家素貧，事須求丐。便託親故，遠報親知；涉歷江淮，自秋及夏。生自以孤負盟約，大愆迴期，寂不知聞，欲斷其望；遙託親故，不遺漏言。玉自生逾期，數訪音信。虛詞詭說，日日不同。博求師巫，遍詢卜筮。懷憂抱恨，週歲有餘，羸臥空閨，遂成沈疾。雖生之書題竟絕，而玉之相望不移；賂遺親知，使求消息。

尋求旣切，資用屢空。往往私令侍婢潛賣篋中服玩

之物，多託於西市寄附鋪侯景先家貨賣。曾令侍婢浣紗將紫玉釵一隻詣景先家貨之。路逢內作老玉工。見浣紗所執，前來認之曰：『此釵，吾所作也。昔歲霍王小女將欲上鬟，令我作此，酬我萬錢；我嘗不忘。汝是何人從何而得？』浣紗曰：『我小娘子，卽霍王女也。家事破散，失身於人。夫婿昨向東都，更無消息。悵快成疾，今欲二年。令我賣此，賂遺於人，使求音信。』玉工悽然下泣曰：『貴人男女失機落節，一至於此。我殘年向盡，見此盛衰，不勝傷感。』遂引至延先公主宅，具言前事。公主亦爲之悲歎良久，給錢十

二萬焉。

時生所定盧氏女在長安。生既畢於聘財，還歸鄭縣。其年臘月，又請假入城就親。潛卜靜居，不令人通。有明經崔允明者，生之重表弟也；性甚長厚。等歲常與生同飲於鄭氏之室；杯盤笑語，曾不相間。每得生信，必誠告於玉。玉常以薪芻衣服，資給於崔。崔頗感之。生既至，崔具以誠告玉。玉恨且歎曰：『天下豈有是事乎？』遍託親朋，多方召致。生自以愆期負約，又知玉症候沈綿，慚恥忍割，終不肯往。晨出暮歸，欲以迴避。玉日夜涕泣，都忘寢食；期一相見，

竟無因由。冤憤益深，委頓牀枕，自是長安中稍有知者。風流之士，共感玉之多情；豪俠之倫，皆怒生之薄行。

時已三月，人多春遊。生與同輩五六人詣崇敬寺翫牡丹花。步於西廊，遽吟詩句。有京兆韋曼卿者，生之密友，時亦同行。謂生曰：『風光甚麗，草木榮華，傷哉鄭君，銜冤空室。足下終能棄置，實是忍人。丈夫之心不宜如此。足下宜爲思之。』

歎讓之際，忽有一豪士衣輕黃紵衫，挾朱彈，風神俊美，衣服輕華。唯見一剪頭胡雛從後潛行而聽之。俄而前

揖生曰：『公非李十郎者乎？某族本山東，姻連外戚。雖乏文藻，心嘗樂賢。仰公聲華，常思覲止。今日幸會，得覩清揚。某之敝居，去此不遠，亦有聲樂，足以娛情。妖姬八九人，駿馬十數匹，惟公所欲。但願一過！』生之儕輩共聆斯語，更相歎美。因與豪士策馬同行，疾轉數坊，遂至勝業。生以近鄭之所止，意不欲過，便託事故，欲迴馬首。豪士曰：『敝居咫尺，忍相棄乎？』乃挽挾其馬，牽引而行。遷延之間，已及鄭曲。生神情恍惚，勒馬欲迴。豪士遽命奴僕數人抱持而行，急走推入車門，便令鎖却，報云：『李十郎至也！』一家

驚喜聲聞於外

先此一夕，玉夢黃衫丈夫抱生來至席，使玉脫鞋驚悟而告母。因自悟曰：『鞋者諧也；夫婦再合，脫者解也；既合而解，亦當永訣。由此徵之，必遂相見；相見之後，當死矣。』凌晨請母妝梳。母以其久病，心意惑亂，不甚信之。僂倂之間，彊爲妝梳。妝梳甫畢，而生果至。玉沈綿日久，轉側須人，忽聞生來，歛然自起更衣而出，恍若有神。遂與生相見。含怒凝視，不復有言；羸質嬌姿，如不勝致。時復掩袂，還顧李生。感物傷人，坐皆歔歔。

頃之，有酒殽數十盤自外而來。一坐驚視，遽問其故：悉是豪士之所致也。因遂陳設，相就而坐。玉乃側身轉面，斜視生良久，遂舉杯酒酌地曰：『我爲女子，薄命如斯。君是丈夫，負心若此。韶顏稚齒，飲恨而終；慈母在堂，不能供養；綺羅絃管，從此永休；痛徹黃泉，皆君所致。李君，李君！今日永訣。我死之後，必爲厲鬼，使君妻妾終日不安。』乃引左手握生臂，擲杯於地，長慟號哭，數聲而絕。母乃舉屍寘於生懷，令喚之；遂不復蘇矣！

生爲之縞素，旦夕哭泣甚哀。將葬之夕，生忽見玉總

帷之中，容貌妍麗，宛若平生，著舊石榴裙，紫襜褕，紅綠帔；子斜身倚帷，手引繡帶，顧謂生曰：『媿君相送，尙有餘情；幽冥之中，能不感歎！』言畢，遂不復見。明日，葬於長安御宿原。生至墓所，盡哀而還。

後月餘，就禮於盧氏。傷情感物，鬱鬱不樂。夏五月，與盧氏偕行，歸於鄭縣。至縣旬日，生方與盧氏寢，忽帳外叱叱之聲。生驚視之，見一男子，年可三十餘，姿容溫美，隱身映幔，連招盧氏。生遑遽走起，繞幔數匝，倏然不見。生自此時懷疑惡，猜忌萬端；夫婦之間，無聊生矣。或有親情，曲相

勸喻；生意稍解。後旬日，生復自外歸，盧氏方鼓琴於牀。忽見自門拋一斑犀鈿花合子，方圓一寸餘，裏有輕綃，作同心結，墜於盧氏懷中。生開而視之，見相思子二，叩頭蟲一，發殺觜一，驢駒媚少許。生當時憤怒叫吼，聲如豺虎；引琴撞挈其妻，詰令實告。盧氏亦終不自明。爾後往往暴加捶楚，備諸毒虐，竟訟於公庭而遣之。

盧氏既出，生或侍婢媵妾之屬，暫同枕席，便加妬忌；或有因而殺之者。生嘗遊廣陵，得名姬曰營，十一娘者，容態潤媚，生甚悅之。每相對坐，嘗謂營曰：『我嘗於某處得

某姬，犯某事，我以某法殺之。』日日陳說，欲令懼己，以肅清閨門。出則以浴斛覆營於牀，周迴封署，歸必詳視，然後乃開。又畜一短劍，甚利。顧謂侍婢曰：『此信州葛溪鐵，唯斷作罪過頭。』大凡生所見婦人，輒加猜忌。至於三娶，率皆如初焉。

（註）傳文舊不分段，茲以意爲之。

二 李益傳

舊唐書

李益，肅宗朝宰相揆之族子。登進士第。長爲歌詩，貞元末，與宗人李賀齊名。每作一篇，爲教坊樂人以賂求取，唱爲供奉歌詞。其征人歌，早行篇，好事者畫爲屏障。『迴樂峯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之句，天下以爲歌詞。然少有癡病而多猜忌。防閑妻妾，過爲苛酷，而有散灰局戶之譚聞於時。故時謂妬癡爲李益疾。以是久之不調，而流輩皆居顯位，益不得意。北遊河朔。幽州劉濟辟爲從事。常與濟詩，而有『不上望京樓』之句。憲宗雅聞其名，自河

北召還用爲祕書少監集賢殿學士自負才地多所凌忽  
爲衆不容諫官舉其幽州詩句降居散秩俄復用爲祕書  
監遷太子賓客集賢學士判院事轉右散騎常侍太和初  
以禮部尙書致仕卒。



## 卷之二 校訂紫玉釵劇本并註

### 引言

本霍小玉傳而製劇者，以作者所知，僅有明湯顯祖。湯氏  
箸臨川四夢——還魂記（卽牡丹亭）、邯鄲記、南柯記、紫釵  
記。紫釵記卽敷衍霍小玉傳而成。此曲舊有玉茗堂原刊本，近  
已罕見。長沙葉煥彬先生家藏有紫釵記原刊本十九頁，此外  
不知更有存者否。明毛晉所刊繡刻演劇（卽六十種曲）中  
有紫釵記，余所見本頗漫漶，間有全字脫失者。

閩劇紫玉釵，相傳爲清季翰苑諸公所製。作者姓名年代均不可考。此劇在閩中可謂曲高和寡。劇以黃衫豪士挾李益上馬始，以小玉死終。其樂調淵穆淡遠，曲詞悱惻纏綿，較亂彈（京劇）實有過之無不及。雖曲文微嫌藻飾太過，少本色語；然此亦當時士夫風尚，不足爲病。且以玉死終劇，旣與本事合，又令人有『此恨綿綿無絕期』之感。視紫釵記之於益初見玉時作許多豔靡之陳言，而於收場時捏造益玉「團圓」落俚俗彈詞之窠臼者，復乎遠矣！爰略加校訂，并附小註，以公同好。

## 例言

一、紫玉釵曲文。雖大體典雅，亦有蕪雜冗贅處，或係伶人羈入。茲改定刪汰其過甚者。至於小疵，則仍舊貫。

一、坊間流行之本，訛字百出，茲均細加校正。

一、閩垣方音，抵齶收之韻與穿鼻收之韻（如「真」韻與「青」韻）無別，且韻之部居亦與通語不同。茲悉仍其舊。

一、文中如「爲娘」、「嬌生」等詞，係閩垣劇本中常語；雖

詞氣鄙倍，然相沿已久，改作反覺生硬，故亦仍舊。

一、「哎」「呀」「啊」「啊哼」「囉」「麼」等，均閩垣語詞，取表聲氣，別無意義。

一、坊本曲白不分段落。茲逐段分開曲白，以醒眉目。

一、文中除「唱」字前括弧內名目係指曲調外，其餘括弧內名目及「介」皆爲鑼鼓。

一、閩曲詞句將終，臺後樂工亢聲接唱，謂之「馱嶺」。文中遇此等處，均於字之左旁加屈曲線，以示區別。如「來麗地。」惟「水過浪」「自馱嶺」兩調，演唱者自行馱

嶺，樂工不與焉。

一、劇本中曲調鼓介，均經知音者點定，因作者於此道爲門外漢也。

一、曲文稍難解處，特加註釋。此等小註，全附劇本之後。如此則不解者可以檢閱，而解者可免夾註淆目之患。



紫玉釵劇本

淨扮黃衫客上(跳臺)(踢靴)

引 啊哼，天生一片熱心腸，常

把他鄉作故鄉，蹤跡好同萍水合，黃衫介馬上

俠名揚。(註一介)

白俺介黃衫客介浪跡江湖，了無牽

挂；因往長安覽勝，路逢霍王府中侍女浣紗細

訴李益負心之事——實爲可惱。聞他今日往

崇敬寺玩賞牡丹，俺不免前去找他，全其好事，

理當一行。(大橫山)

(急板)唱 急忙忙催勒青驄馬，俺今番可比古押衙。抱此不平心，且向前途尋消息，挽回風力，保全花命，不致摧殘。(包鑼)(墜鼓)下

內白 走呀！  
生扮李益上(占鼓介)

(寬板)唱 整頓衣冠來麗地，見一路衣香鬢影，士女如雲。風光明媚，景物鮮妍。勾起我一段冶遊興，也不枉翩翩裘馬自輕肥。記當初，爲尋佳偶，來到長安。尋覓麗人諧良配，天緣得遇女中仙。吾見他髻鬟雲壓，月

淡修眉。東閣酒闌成歡會，密約中秋迎娶回家。那知好事反多磨。我母親又下了盧氏聘，致令人負盟卻誓，相見無顏。近聞得崇敬寺牡丹開嬌豔，且尋花事解離懷。（三下鑼）

淨上 引啊哼難停駟馬足，介撮合舊姻緣。 介白 李生

請少待。生白 尊客是誰？淨白 不須相問。俺有個好所

在，要攀二行。生白 吾與尊客並無謀面，不當奉擾。

淨白 這有何妨。請上馬。生白 啊！（小橫山）

(急板) 淨唱 挽勒絲韁風似快，猶如逐電緊奔馳。

(鉤鑼) 生唱

因何事強扶人上馬？真令我疑團莫解不分

明。

全下 (墜鼓)

青衣扮霍小玉，貼旦扮侍女浣紗扶小玉同上。青衣白 哎李郎呀！

(火炮)

(寬板) 唱 恨薄倖忒狠心，輕拋棄；只落得泣月啼花，暗裏添愁。歎儂身困香閨，終日裏強支牀，門掩着梨雲。

夢一枕邊淚共階前雨。隔個窗兒滴到明。山上復有  
山，何日大刀環，望稟砧，欲化作望夫石一片。哎，哎，儂  
好似唾餘苦李，被棄道旁。提起薄情，怎不叫人腸九  
轉！要寄迴文隻字難。怯移步，懶擡身，縱有那角枕錦  
衾明似綺，倦腰肢，羞輾轉，孤眠不敵半牀寒。（煞介）

白儂家霍王幼女小玉。當初母親將儂招贅李益  
爲壻。訂約選官之後，遣人奉迎。誰料他別贅高  
門，棄舊憐新。儂也曾將一朵紫玉釵命侍女浣

紗持去典賣。他說，路逢黃衫客，許代儂招致。但不知他何日可來。只是儂已經望眼成穿。哎，李郎，李郎！介汝若不來，只怕再難相見了。（清鑼）

老旦扮玉母上，引嬌女病纏綿，怎不叫人心中懸念。（清

鑼）白呀，兒囉，汝這幾天病體可好些麼？（青衣白）哎，娘

呀，想女兒病入膏肓，全無生趣了！（老旦白）哎，兒囉，

（四不像）

（觀容）唱娘望汝，耀門楣，光家乘；又誰知倚壻爲兒成。

畫餅，倒做了斷綫風箏，飄泊無依。悔當初，肉眼無珠，空錯認，誤把鴛鴦譜來修。可憐汝病骨近來無一把，那能支架許多愁！勸吾兒暫放愁懷，自保重。但願上蒼垂憐憫，轉移吾兒的夫，狠毒心腸。（三下鑼）

白兒囉，徒自煩惱，也是無益。待爲娘扶汝起來，散散悶懷，或者減些病症，未可見得。青衣白哎，娘呀！

（倒板）

（白馱嶺）唱倚娘肩，只見那畫廊鸚鵡聲低喚。臥病不

多時，瘦損容顏羞對伊。入骨相思，他那里應笑人癡。

過門 哎，李郎夫！怎記得定情宵，紅燭高燒，喁喁私語，說

許多衷腸話。過門 一些兒瞞不得雪衣娘。過門 誰知去後

舊情遷，海誓山盟，付與雲煙。竟作虧心漢，害儂病懨

懨，好似梨花帶雨眠。敢則是前生做甚麼過和愆，今

生分拆並頭蓮。哎，哎，娘呀！一在地角，一在天邊；休

想和鳴，比翼鸛鸛。儂命苦，他的緣慳。只怕那繫足紅

絲今朝斷，過門 眼見得兩家門戶各生天！（煞介）

老旦白啊！（金加冠）

（急板疊）唱聽罷言詞痛斷腸。好姻緣變作惡姻緣。說甚麼乘龍射雀，引鳳求凰。這也是三生夙債，宿世孽冤。縱使海枯石爛，世變滄桑，怎能夠贖前愆消此恨。吾兒若有差錯長和短麼，兒囉，叫爲娘淚燭當風，隨赴黃泉！都道兒有靠，誰知夫不良。到如今啼也無益，哭也枉然，啼也無益，哭也枉然麼，兒囉，這正是蓮性雖胎，藕絲難斷。若要再酬舊盟好，則除非有情天兜。

轉薄情郎。(二下鑼)

白兒囉，不要哭壞身子。汝可在此靜息片時。待爲娘進去拿茶來。青衣白是的。(老鼠尾)

淨生同上，淨白啊哼，(三下鑼)引竟成氤氲使，介爲續舊

鸞膠。介白李生呀！這個地方，是汝常來的。凡事，白

己問心纔好。進去自知端的。俺去也。(二下鑼)(墜鼓)

貼旦白啓稟姑娘，李生來了。青衣白在那裏？貼旦白

在這裏。青衣白啊！(二下鑼)汝就是李益麼？生白是的。

青衣白 哎，薄倖呀！（柳絲）

（急板疊）唱當初憑媒說成親，夫婦恩情海樣深。只望  
汝與儂倚靠終身，死則同穴，生則同衾。那知頓起不  
情心，別贅高門，棄舊憐新，撇着儂與母親，孤苦伶仃，  
淒涼相對，誰來憐憫？哎，哎，男子漢深夜自捫心：當初  
言語，何等丁寧！一別到如今，盼望重來，杳無信音。倒  
做了卓女臨卣，白頭吟。哎，冤家，汝竟捨得下此狠心，  
拋了妾，頓把前盟付與東流。全不想燈殘畫閣，月暗

星橋——那時節遲鬆鈕釦，羞整珠翹，曲效那于飛，儂怎樣相熨貼。如今好似明月照溝渠！比較從前，花貌不如。對菱花，儂私拭千行淚，哎，啊，（葫蘆尾）哎，哎，一爲郎憔悴却羞郎。」

生白哎，妻呀！

（寬板）唱勸賢卿寬海量容細訴，休錯怪，莫悲傷。且聽原因。自別芳容往覲親，誰料家慈別議朱陳。本當要推辭新婚配，怎奈是千金成聘，六禮曾收，心內事又

不敢向高堂相告稟，因此上阻滯我的婚姻，誤卻汝的佳期。默默籌思，進退兩難。今日裏輕車馳騁出都門，又爲選官相耽擱，致累汝花癯月損，減盡容光。悶悶在心頭，每想遣人來奉迓，恨只恨便鴻難覓，空費躊躇。哎，哎，妻呀！我何曾竟把初心負？事不瞞真，週全曲諒，端賴卿卿。乞容寬恕，莫記前情。（煞介）

老旦上白 唉！汝不是李益麼？生白 是的。老旦白 老身問汝，老身待汝如何？生白 是好的。老旦白 吾女兒待

汝如何？生白也是好的。老旦白卻又來了，卻又來了！

（單加冠）

（急板）唱追思往事實堪恨，卻原來人面獸心腸。咫尺相違非萬里，爲何忍割舊時盟。（二下鑼）

白兒囉，可將此藥吃下麼？青衣白哎，娘呀！（雙蛱蝶）

（水過浪）唱哎，娘呀！自古藥醫不死病。過門女兒雖生

不如死麼，娘！就是金丹，咽不下喉。過門（疊板）錯配負

義漢，提起裂寸心。回憶當年初夏，汝薄倖回梓覲親，

臨歧分袂，別淚沾襟，說不盡平生絮語，分手時再四  
寧丁。(註二) 汝一去斷魂落魄，兩年裏魚雁無音，竟把  
恩情一旦傾，致儂日夜痛傷心，玉容憔悴，弱質伶仃。  
未得消除冤孽債，命懸一綫病非輕。正是紅顏薄命，  
生也不辰。幸遇黃衫俠客，心抱不平。難得他一生仗  
義，馬足不停。訪知崇敬寺，尋覓汝薄情。真乃是衣冠  
禽獸，有何顏到此來臨！可惜汝讀書知禮，願學聖人。  
似此狼心狗行，愧殺身列儒林。害得我深閨弱質，齎

恨幽冥。明知菊水難續命，藥餌不延齡。雖在黃泉之下，目不甘瞑！（轉急板）未到春殘紅亂墜，埋香何處是佳城？

（註三）

從今後，妝臺鎖月，鏡檻封塵；只剩那殘脂冷翠，斷綫飄零。莫想連枝葉茂，莫想並蒂花明。恩情從此斷，萬事付滄溟。只恨雁行失序，顧影熒熒。倘有風雲不測，難逃不孝之名。最可痛六旬老母，長爾寂寂門庭，愁容影對，情實堪憐。切不要開兒東閣，啓兒西櫺，開兒東閣，啓兒西櫺麼，哎呀，娘呀！（金加冠）

(水過浪) 唱死別吞聲留遺挂，怕只怕見鞍思馬，覩物懷人，見鞍思馬，覩物懷人麼，娘娘桑榆晚景，莫太傷神。(三下鑼)

青衣白 李益，汝且過來，待儂問汝。老旦白過來呀！生白

娘子，爲何？青衣白聞汝長安覲親，不日就要迎娶

汝表妹回去。今日甚風吹得到此世間，那有汝

這等薄倖的麼？生白哎，天殺的！小介生白 哎，冤哉呀！青衣

白「冤哉」何來？生白汝汝「冤哉」何來？生白哎，妻呀！

(金加冠)

(急板) 唱勸娘行不必深抱恨，此乃是慈親嚴命不由，細思無何奈，因此暫罷休。縱使接卿回轉，又恐母不相留。豈不把從前恩愛反變仇讎，反變仇讎麼，妻呀！悔恨萬千都無益，兩分恩怨總無由。

青衣白 哎，薄倖呀！(金加冠)(入七星鼓)

(水過浪) 唱哎，冤家呀！汝還敢飾非來強辯，分明是虧心薄倖不良人。可惜汝讀書種子，不顧綱常，全不念

宋弘不棄糟糠婦；伊名節攸關，尙不徇君。說甚麼覲親未返，定聘由娘，覲親未返，定聘由娘麼？虧心賊！確見是戀新歡，忘卻舊好。越思越想，怨血盈腔。硬，硬着心痛，把冤家咬一口。

生白 哎呀！（二下鑼）

青衣唱 滿懷忿恨尙難消。（寬板疊）追思往事淚盈腮。無端典卻紫玉釵。似這等翻成怨耦，變作禍胎。滿懷怨鬱撥難開。痛哀哉！（轉板下鑼）尙記得低幃啜枕，鸞

鳳和諧。轉眼間，灞橋折柳，別宴安排。汝叫儂不須挂懷，遲則八月必來。誰料汝絲蘿別託，致令儂魂夢空猜。  
(轉急板疊) 到如今，魂銷杜宇，夢斷陽臺。畫梁泥自落，  
(註四) 舊燕不重來。塵生羅襪，土掩金釵。生飲恨，死銜哀。千秋留碧血，孤塚定長埋。  
(註五) (轉水過浪) 這卻是春蠶作繭，身受縛。自恨生身，怨着誰來？埋骨成灰，恨未灰。祇因鴆毒，怨良媒。杜鵑啼血，千山月，哎呀！

(葫蘆尾) 一縷香魂喚不回。  
(叫介)

同叫

青衣哭 母親娘呀！哎，娘呀！

(抄槌)

老旦哭 嬌生兒囉！哎，兒囉！

(禁鑼)(叫介)(牽鑼)

生 哭 娘子，妻呀！哎，妻呀！

(墜鼓)

青衣作死介老旦生貼旦扶青衣同下

註一 句末三字舊作「姓名揚」以黃衫客姓名不傳，故改爲「俠名揚」。

註二 「丁寧」二字，唱時不協；而又無佳語可以相代；伶人均改唱「寧丁」，茲從之。

註三 此句舊作「幽魂投入枉死城。」

紫玉釵劇本

七六

註四 此句舊作「空留烏衣巷。」

註五 此兩句舊作「未賠相思淚，青塚恨長埋。」

# 紫玉釵曲文註

文中雖語有來歷而望文可知其意者如『萍水』(王

勃滕王閣序『萍水相逢』)『好似梨花帶雨眠』(白居

易長恨歌『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之

類，均不加註；只就來歷稍隱者，加以解釋。

古押衙

唐建中時俠客。劉震有女名無雙。曾許其甥王仙客。震被誅，無雙沒入禁掖。仙客乞押衙設法出之。無雙既出，

押衙遂自殺。見劉無雙傳。

挽回風力保全花命

唐崔元微遇數美人請其每歲二月朔作護花嶺。其日暴風而花無恙。見博異記。

紫玉釵劇本

七七

疑團

疑念團結也。傳燈錄「疑團猶在也」。

髻鬟雲壓

劉禹錫詩「高髻雲鬟宮樣妝」。

薄倖

杜牧詩「十年一覺揚州夢，贏得青樓薄倖名」。薄倖，薄情也。

梨雲夢

王建夢梨花詩「落漠漠路不分，夢中喚作梨花雲」。

枕邊淚共階前雨，隔個窗兒滴到明，前唐江淹階前雨，隔個窗兒

滴到明

山上復有山，何日大刀環，古樂府「大刀頭，破鏡飛上天」。稟砧，山、何當大刀頭，破鏡飛上天。稟

砧，砧也，喻夫。山上有山，出也。見古詩「頭上纓也」。

望夫石

武昌北山有石，狀如人立。相傳昔有貞婦，其夫從役，遠赴國難，婦攜子錢送於此山。望夫，化為石。見神異經。

迴文

〔迴文〕家。蘇軾詩序：「前秦安南將軍竇滔：首之任而遺其妻蘇文章。」

望眼成穿

王惲詩：「秋望眼穿。」

病入膏肓

可膏肓，心膈之間也。左傳：「疾不可爲也，在膏肓之上，膏肓之下。」

耀門楣

門楣，門第也。陳鴻長恨歌傳：「當時謠詠有云：『男不封侯女作妃，君看女卻是門楣。』」

家乘

家乘，家譜也。〔鶴林玉露〕山谷晚年作日錄，題曰家乘，取孟子習之義。

畫餅

〔傳燈錄〕：「畫餅不可充飢。」

肉眼

俗眼也。〔涅槃經〕：「肉眼礙非運。」

鴛鴦譜

水鳥，雄曰鴛，雌曰鴦。常偶居不離，以喻夫婦。

定情

〔樂府古題〕：「要解。」〔定情篇〕：「漢繁欽所作也。」言婦人不能以禮從人而自相說媚云。

紫玉釵劇本

八〇

雪衣娘

〔明皇雜錄〕開元中，嶺南獻白鸚鵡，養之宮中。頗聰慧，洞曉人言。上及貴妃皆呼雪衣娘。

海誓山盟

言誓永不相背也。庾信功臣不死王事，請襲封表，漢以山河爲誓，義在長久。

並頭蓮

〔孝經〕援神契，註華萃並頭蓮也。此處以喻配偶。

比翼鸛鵒

〔爾雅〕南方有比翼鳥，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鸛鵒。以喻夫婦。

繫足紅絲

〔幽怪錄〕唐韋固，族次宋城，遇老人向月檢書，因問：「繫足紅絲，中赤繩，云『繫夫婦之足，雖仇家異域，一月繫終不可易。』」

曲文改，赤繩爲紅絲，取其較諧適耳。

乘龍

〔魏國先賢傳〕孫綽，李膺俱娶太尉桓焉女。時人謂桓叔元兩女俱乘龍，言得婿如龍也。

射雀

唐寶皇，后父殺畫二孔雀屏間，請婚者使射二矢。陰約中目，則許之。高祖射各中一目，遂歸帝。見〔唐書〕。

引鳳

〔列仙傳〕蕭史得道，好吹簫。秦穆公以女弄玉妻之。後弄玉乘鳳，蕭史乘龍，共昇天去。

求凰司馬相如琴歌「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兮鳳其凰。」

三生三世轉生也。

宿世過去世也。

淚燭當風李商隱詩「蠟炬成灰淚未乾。」古樂府「百年未幾時，奄若風中燭。」

黃泉之下「左傳」不及黃泉，無相見也。及其葬，於地下也。

蓮性雖胎，藕絲難斷「馮小青」語。謂即入空門，淨性萌芽，而情絲恐難

不能斷絕也。見「虞初新志」小青傳。」

氤氲使「清異錄」世人陰陽之契，有繾綣司總鸞牒其下乃成。

鸞膠「漢武外傳」西海獻鸞膠。武帝弦斷，以膠綴之。弦兩頭遂相著。

紫玉釵劇本

八二

卓女臨叩「白頭吟」

〔西京雜記〕司馬相如將聘茂陵人爲妾。卓後

當壚沽酒處。

星橋

庚信望月詩「天漢看珠蚌、星橋視桂花」

珠翹

翹婦人首飾也。

于飛

〔左傳〕「鳳凰于飛、和鳴鏘鏘」喻好合也。

熨貼

杜甫詩「美人細意熨貼平」。

菱花

鏡也。〔趙飛燕外傳〕「婕妤上七尺菱花鏡一奩」。

爲郎憔悴卻羞郎

崔爲絕微之詩「自羞從不起、爲減郎容光、萬轉羞

郎」

朱陳白居易詩「徐州古豐縣有村曰朱陳。一村惟兩姓，世世爲婚姻。」

六禮納婚有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見儀禮疏。

便鴻謂順便寄書之人。鴻用蘇武雁足繫帛書事。

魚雁無音古辭「客從東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又漢蘇武使匈奴，不屈，徙居北海無人處。求武等，

匈奴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

生也不辰不辰，不逢時也。詩經「我生不辰。」

儒林史記有儒林傳，列文儒之士。

菊水藝文類聚「風俗通曰：南陽酃縣有甘谷，谷中水甚美。云其山有大菊，水從山上流下，得其滋液。谷中有三十餘家，不

復穿井，悉飲此水。上壽百二十，中壽百餘，下七十八。十者名之「大天」。

埋香

隋渭州刺史張崇妻墓銘中有「深深葬玉，鬱鬱埋香」之語。

佳城

博物志「夏侯嬰死，送葬至都門外，馬踣地悲鳴。掘之得石，槨銘曰「佳城鬱鬱，三千年見白日，吁嗟滕公居此。」」

世遂以「佳城」通稱墓地。

連枝

晉中興祥徵記「連理仁木也。或異枝還合」以喻伉儷之篤。

並蒂花

陸龜蒙美人詩「生爲並蒂花，亦有先後落」。

雁行失序

杜甫詩「九秋鶩雁序」以喻兄弟。

遺挂

死者所遺衣服之類也。潘岳悼亡詩「遺挂猶在壁」。

桑榆

後漢書「失之東隅，收之桑榆」西方也。以喻晚年。

讀書種子

鶴林玉露「周益公謂「士大夫家，可使讀書種子衰息乎。」」

宋弘不棄糟糠婦

漢光武交不弘棄妻而尙帝姊。宋弘曰、

怨耦

左傳嘉耦曰仇。

禍胎

漢書枚乘傳禍生有胎

鸞鳳

以喻伉儷。盧儲催粧詩「早教鸞鳳下粧樓」

低幃暝枕

見霍小玉傳

灞橋折柳

三輔黃圖灞橋在長安東、跨水作橋。漢人送客至此橋折柳作別。

絲蘿

古詩十九首冉冉孤生竹篇與君爲新婦、兔絲附女蘿。

魂銷杜宇

成都記杜宇死、其魂化爲鳥、名曰杜鵑、亦曰子規。

紫玉釵劇本

八六

夢斷陽臺

宋玉賦「楚襄王遊雲夢之澤，夢神女曰：『在下。』」

舊燕

劉禹錫詩「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碧血

莊子「荏苒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化而為碧。」

鴆毒怨良媒

離騷「吾令鴆為媒兮，鴆告予以不好。」

杜鵑

見「魂銷杜宇」條。前人詩「子規夜半猶啼血。」

# The Purple Jade Hairpin

(A Play)

The Commercial Press,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華民國十四年六月初版

此書有著作權  
必究

（證）  
紫玉釵劇本一冊

（每冊定價大洋壹角伍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考註者 璧齋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商務印書館分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龍江  
濟南太原開封西安南京杭州  
蘭谿安慶蕪湖南昌漢口長沙  
常德衡州成都重慶廈門福州  
廣州潮州香港梧州雲南貴陽  
張家口 新嘉坡



4.6  
1